

总主编 胡小林 曹胜强

运河文化研究丛书 第一辑



柳琴戏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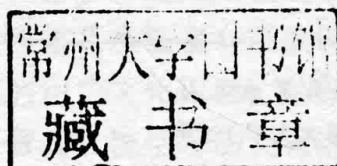
程志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运河文化研究丛书 第一辑

柳琴戏研究

程 志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运河文化研究丛书：第一辑 / 胡小林、曹胜强等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2
ISBN 978 - 7 - 5004 - 8953 - 5

I. ①运… II. ①胡…②曹… III. ①运河 - 文化 -
研究 - 枣庄市 IV. ①K295.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2706 号

责任编辑 李易蓉等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赵一都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翰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46.375

插 页 10

字 数 1113 千字

定 价 120.00 元(全五册)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条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大运河是“功在当世，利达千秋”的伟大工程，“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大运河纵贯南北，犹如国之血脉，流淌于中华大地，吸纳精华，滋润文明，维系国命，大运河在历史时期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功能，是封建王朝的生命线，伴随着王朝的兴衰而兴衰。纵观世界文明发展史，人类文明古国无不起源于水域的富集之地，“文明之发生，莫要于河流。中国者，富于河流之名国也”，两千年来，大运河孕育了独特的河流文明谱系和极富有区域特色的文化形态。

大运河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保存我国古代灿烂文化最丰富的走廊，是活着的、流动着的文化遗产。今天对于祖先留给我们的这笔珍贵遗产，不仅需要我们很好地加以保护和利用，而且迫切需要我们加以认真的发掘、总结、继承和发展。美国著名经济管理学家德鲁克指出“今天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绝对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对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建设的影响越来越大，文化的竞争力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和象征，“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最不可替代和模仿、最持久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对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山东省枣庄市是一座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是中华

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勤劳、勇敢、智慧的枣庄人民，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披荆斩棘，辛勤耕耘，繁衍生息，先后创造了北辛文化（公元前 7300—公元前 6200 年）—大汶口文化（公元前 6200—公元前 4600 年）—龙山文化（公元前 4600—公元前 4000 年）—岳石文化（公元前 4000—公元前 3500 年），形成了完整的中华文明史前文化序列。发展了 4300 年的城邦文化，400 年的运河文化和 130 年的工业文化。运河文化是其极具特色的一个代表，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枣庄段运河在枣庄发展史上曾经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运河的开凿与贯通，为枣庄营造了一条开放交流的通道，极大的促进了枣庄地区经济的繁荣，曾把枣庄的商业文明推向鼎盛。史称泇运河的枣庄段运河从初议到通航前后经历了 34 年，隆庆 3 年（1569 年），“（黄）河决沛县，茶城（徐州附近）淤塞，粮艘二千余皆阻邳州”，为避黄河徐州、吕梁二洪，保证运河的畅通，总督河道的侍郎翁大立提出，“循子房山，过梁山，于境山，入地浜沟，直趋马家桥，上下八十里间，可别开一河”，其为泇河首议。经过几任总督的努力，泇运河于万历 32 年（1604 年）开成通航。随着泇运河的开通，“继导泇流，出台庄而济运，鱼、沛旧渠由是湮废，而峰县乃为转漕之常道”。大运河“漕渠中贯于山东，江淮四百万粟，皆取道焉”。清康熙年间，河道总督靳辅评价说：“有明一代治河，莫善于泇河之绩。”乾隆年间漕运总督杨锡绂说：“泇之开，河臣舒公应龙建其议，刘公东星继其事，李公化龙毕其功，在当日言事诸臣，好以口舌持短长，或忌或阻，啧有繁言，而三公殚心国事，不恤人言，尽智竭力，前后相继，疏凿挑浚，卒避三百里黄流之险，而成此二百六十里安流之运道，岂非万世之利，三公不可无祠。”并于乾隆 29 年（1764 年）建成三公祠予以纪念，清朝几代漕运总督对开泇运河如此评价，足见其在京杭大运河中的地位之重要。

漕运河的开通对枣庄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漕河之影响于地方经济，为例最著者，莫如峄县”。由于“江浙湖广诸行省，漕粮数千艘，皆峄道北上，商旅岁时往返不绝。”运河贯通的台儿庄成为“商贾辐辏，田園匱栉比，亦徐兖间一都会也”。台儿庄从事商业的人数大增，“约台之民，商贾过半”，台儿庄“以区区一隅，中具五民”。清代乾嘉盛时的台儿庄，呈现出“商贾迤邐，入夜，一河渔火，歌声十里，夜不罢市”的繁盛景象。“台（儿）庄跨漕渠，当南北孔道，商旅所萃，居民饶给，村镇之大，甲于一邑，俗称天下第一庄”。随着运河的南北大贯通和迅速发展，枣庄地区的社会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与繁荣，明清时期的台儿庄“为峄巨镇，商贾辐辏，富于县数倍”。这不仅为运河区域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也促进了南北、东西文化和中外文化的大交流，使各种地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互接触、融汇，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其内容博大精深，包罗万象。

明清以来，枣庄地区以运而兴，以煤而旺，大运河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通过挖掘运河文化深厚的历史积淀，来实现不可限量的当代价值。展示它们的文化魅力，培育枣庄的当代城市精神，发展枣庄的文化生产力，无疑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作为枣庄地区唯一的本科高校，枣庄学院有责任和义务对其进行整理和发掘，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鉴于此，2009年4月，在枣庄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枣庄学院运河文化研究院成立。近年来，枣庄学院的同仁们辛勤耕耘，成果迭出，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为加强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更好地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我们在市委市政府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拟出版《运河文化研究丛书》，陆续推出同仁们的研究成果，以期深入挖掘运河文化内涵，探讨其形成的轨迹和底蕴，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全面系统地介绍大运河深厚悠

久的历史文化，展现枣庄市独特的文化品格和魅力，进一步推动城市经济社会的转型。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建设提供借鉴，能为史学园地添加几分春色。

曹胜强

2010年5月16日

目 录

第一章 柳琴戏与大运河	(1)
第二章 柳琴戏的产生	(11)
第一节 柳琴戏之外的别名	(11)
第二节 柳琴戏起源的地点	(18)
第三节 柳琴戏发展的条件	(23)
第三章 柳琴戏发展的阶段	(31)
第一节 乞讨说唱时期	(31)
第二节 班社流动时期	(37)
第三节 舞台演出时期	(43)
第四节 理论提升时期	(47)
第四章 柳琴戏的艺术形态	(59)
第一节 柳琴戏的主奏	(59)
第二节 柳琴戏的伴奏	(66)
第三节 柳琴戏的表演	(73)
第四节 柳琴戏的行当	(78)
第五节 柳琴戏的唱腔	(84)
第六节 柳琴戏的语言	(93)
第七节 柳琴戏的剧目	(104)
第八节 柳琴戏的题材	(114)
第九节 柳琴戏的分路	(124)
第十节 柳琴戏的学校	(129)

第五章 柳琴戏的班社	(136)
第一节 枣庄地区班社 (剧团)	(136)
第二节 徐州地区班社 (剧团)	(151)
第三节 临沂地区班社 (剧团)	(165)
第四节 其他地区班社 (剧团)	(172)
第六章 柳琴戏著名艺人小传	(177)
第一节 枣庄籍著名艺人小传	(177)
第二节 徐州籍著名艺人小传	(192)
第三节 临沂籍著名艺人小传	(200)
第四节 其他籍著名艺人小传	(205)
第七章 柳琴戏与其他姊妹艺术的关系	(213)
第一节 柳琴戏与淮海戏	(213)
第二节 柳琴戏与泗州戏	(218)
第三节 柳琴戏与其他戏剧的关系	(224)
第八章 柳琴戏的现状	(230)
后 记	(237)

第一章 柳琴戏与大运河

柳琴戏原称拉魂腔，是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即徐州市区、铜山、邳州、睢宁、新沂、赣榆、宿迁、泗洪（苏）、临沂、郯城、苍山、莒南、费县、临沭、枣庄、峄城、台儿庄、滕州（鲁）、宿州、砀山、萧县、淮北、濉溪、泗县、灵璧、五河、凤阳、蚌埠、明光、滁州、涡阳、蒙城（皖）、永城、虞城、夏邑（豫）等地的一种颇有影响的地方戏曲形式，流布人口约有三千万。因其土生土长、土里土气、土腔土调而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柳琴戏具有极其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异常鲜明的地方特色，是苏、鲁、豫、皖交界处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这一地区的历史见证和文化载体，体现了这一地区人民所特有的思维方式、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反映了这一地区人民所特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1953年2月底，徐州市委宣传部会同徐州市文教局，由当时徐州市文化主管部门领导辛原、曲永庆等同志提议，并听取广大艺人的意见，以主要伴奏乐器柳叶琴为依据，将拉魂腔正式定名为“柳琴戏”。不过直到1954年9月华东地区戏曲汇演后，柳琴戏的名称才广为使用。一般认为，流行于江苏淮阴、海州地区的淮海戏、流行于安徽北部的泗州戏与徐州、鲁南一带的柳琴戏是同一剧种的不同流派，都属于拉魂腔系列。

柳琴戏是鲁南、苏北大运河畔生长起来的一朵艺术奇葩。从春秋后期至隋朝，中国境内曾经有过一定规模的运河二三十条，如吴王夫差时的邗沟、魏惠王时的鸿沟、秦始皇时的灵渠、汉武

帝时的漕渠、曹操时的白沟等，这些运河长度有限，功能单一，辐射区域狭小，蜗居于诸侯国一隅，并未形成一个水运系统。隋炀帝时开挖了京杭运河，由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组成，唐、宋时又加以培护、修缮，但此时的京杭大运河并不通过鲁南、苏北，而是从山东西北部的临清擦肩而过，绕道洛阳。元代开凿了通惠河和会通河，将京杭运河改道拉直，这才经过鲁南、苏北地区，但由于会通河济宁至临清段部分地区地势较高，缺乏水源，运河并未真正发挥漕运主航道的作用。明代前期解决了会通河的水源问题，明代后期，又陆续开凿了南阳新河和泇河，使原由沛、徐入黄河的路线改为经夏镇、韩庄、台儿庄，再进入苏北的邳州。清康熙年间，又在黄河东侧今骆马湖以北至淮阴开中河、皂河近二百里，使黄、运彻底分开。大运河经过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有效治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保持了南北物资运输的畅通，运河流经地区及其辐射区域逐渐形成了一个纵贯南北的特殊地理区域，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空前繁荣。李泉《中国运河文化的形成及其演进》曰：“从事河道、漕运、制作、税收管理的官员常住于运河沿线的大小城镇，十几万漕运兵丁每年往来于运河上，数以万计、十万计的民工几乎每年从事运河堤防修筑、河道疏浚、闸坝建设，难以计数的农民离开农村到运河城镇码头船闸从事拉纤、搬运、商业、餐饮、服务等行业，从根本上改变了运河区域的社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使运河区域出现迥异于其他地区的制度文化与行为文化。”^① 鲁西南的济宁不仅是主管山东、河南河道总督衙门所在地，而且升格为直隶州，成为京杭大运河在江北的第一大码头。济宁因河兴商，居运道之中，南北冲要，江淮咽喉，成为鲁西南政治、经济的中心，“商

^① 李泉：《中国运河文化的形成及其演进》，《东岳论丛》2008年5月（第29卷，第3期），第60页。

人嗜利暮不散，酒楼歌馆相喧阗”。济宁东南隅的枣庄也是如此，崔新明《枣庄段运河的发展变迁及其历史定位》说枣庄段运河的开凿为台儿庄创造了空前的繁荣，漕运迅速将这里变成商品交换、文化交流的区域，并使其成为久负盛名的重要城镇。台儿庄不仅是漕运枢纽、水旱码头，而且成为沟通苏、鲁、豫、皖乃至江、淮、浙、沪地区的重要货物集散地。各地商人纷纷云集于此，置产兴业，河道舟楫如梭，帆樯如林，街巷丝竹不绝，夜不罢市。^①苏北的邳县窑湾也不例外，宋立永《运河的治理与清代苏北社会的变化》曰：“清代运河畅通之时，运河沿线城镇商业活动相当繁盛。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运河的畅通确保了淮盐的运销与漕粮的运输。即使如江苏邳县窑湾这样的小镇，也是‘昔者漕艘停泊，帆樯林立，通衢带阕，百货殷赆’。每年往来于运河的数千艘漕船，对运河沿线城镇的经济生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②

柳琴戏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生长起来的一种地方剧种。卓凯、胡慧春《论运河文化的历史功绩》曰：“在一些运河重镇还形成了一些独特的都市文化区，像北京的天桥，扬州城北的虹桥，济宁的东南隅，都有集演戏、说书、游戏于一处的娱乐区。娱乐文化的发展促进了运河地区的戏曲发展，从扬州到北京汇融各地戏曲精华形成了为各地戏曲观众认可的花、雅两大部，同时形成了数以千百计的戏班。”^③号称“天下第一庄”的台儿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为漕运之咽喉要道，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当其兴盛之时，“一河渔火，歌声十里，夜不罢市”，台儿庄与其他

① 崔新明：《枣庄段运河的发展变迁及其历史定位》，《枣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第132页。

② 宋立永：《运河的治理与清代苏北社会的变化》，《水利发展研究》2007年版，第63页。

③ 卓凯、胡慧春：《论运河文化的历史功绩》，《中国水运》2007年第5期，第20页。

沿运码头一样，形成了独特的都市文化区，产生了集演戏、说书、杂耍、游戏于一体的娱乐区域，运河花鼓、渔灯秧歌、运河号子十分兴盛，这些文艺形式都对拉魂腔产生过重要影响，邵明思《峰县柳琴戏》一文认为，柳琴戏的前身就是肘鼓子，肘鼓子的主旋律只有四句腔，前三句较平，后半句翻高，因而改名“拉后腔”，当时，运河岸上拉纤号子的韵调很受欢迎，肘鼓子也吸收过来，充实音域，因而又称“拉河腔”。^①

运河不但在艺术上滋润了柳琴戏，而且在物质上滋养了柳琴戏。明、清时期京杭运河鲁南、苏北段兴盛时，每年通过运河的漕粮多达400万石，过往船只7700余艘。《峰县志》称：“江浙、湖广诸行省，漕粮数千艘，皆道峰境北上，商旅岁时往返不绝，而奇物珍货衍溢，居民皆仰之以瞻身家，而本地所有麦豆及煤炭诸物，亦得善价而行销数千里。”运河重镇济宁、台儿庄、窑湾很快成为中转南北货物的“水旱码头”，工商繁荣、客商云集、货物山积、交易繁盛，各类会馆应运而生。《中国运河文化史》认为，运河两岸的鲁南、苏北地区在运河开通后，农业产业结构因商品的刺激而得到调整，实现了谷、麦、豆的组合复种，因南方的需要，大豆、棉花、花生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得以扩张，干鲜果品的种植也扩大了面积，峰县、滕县“梨枣弥望”。光绪年间，枣庄煤田得以开采，峰县中兴煤矿公司成立，褚庆方《京杭运河枣庄段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说：“煤炭依靠运河远销，促进了枣庄煤炭工业的发展。由清末年产几万吨、几十万吨，到1923年年产量100万吨，最高年份的1936年年产达180多万吨。从民国初年起，在台儿庄购地扩建销煤场及码头，不断购进运煤船只，建立了一支庞大的船队，到民国十一年增至

^① 邵明思：《峰县柳琴戏》，《山东文史集粹》（文化卷），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70多只，之后又增加帆船14只，槽船32联，铁驳船一艘。”^①赵全科、鲁礼新《枣庄段运河变迁及其对区域发展的指示意义》曰：“随着赋税的逐步货币化，漕运地位也逐渐下降，加上经济的衰落和朝廷的腐败，到清朝末期，尤其是黄河改道山东入海后，漕粮改成了海运，枣庄段运河迅速淤废而全线南北断航。虽然全线南北断航，但从枣庄段向南的运输并没有完全废止，1902年台儿庄运河沿岸已经修筑了煤焦专用码头，年吞吐量6万余吨，到1912年吞吐量达80余万吨，最多时达到100多万吨。1935年，台赵支线与陇海铁路接轨后，从台儿庄运送的煤炭就大大减少，此后煤炭专用码头亦被废弃。”^②由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清末民初到抗战全面爆发这一段时间，鲁南、苏北运河流域的拉魂腔班社如雨后春笋，吕传诚《枣庄市柳琴戏班发展概况》介绍说，清末民初，枣庄市柳琴戏戏班已经发展到二十多个，其中孔庆河班、卜端品班、孙殿文班、华继云班、朱廷香班等已经购置了简陋的戏箱，出现了“七忙八不忙，一人看戏房”的局面。^③由于班社众多，不免出现各种纠纷，因此需要一些有名望的人出来调解，1900年前后，出现了所谓的四霸首：东霸姚立伦（峄县）、中霸李金山（峄县）、西北霸张存如（滕县）、南霸王永金（邳县）。这四个人都是运河流域的拉魂腔艺人，他们奔走在鲁南、苏北的运河流域，排解纠纷，联系业务，对于和谐拉魂腔市场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仅运河小镇台儿庄一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活跃着近十个拉魂腔戏班，据王

① 褚庆方：《京杭运河枣庄段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人文与自然》2007年8月1、2期合刊（总第34期），第11页。

② 赵全科、鲁礼新：《枣庄段运河变迁及其对区域发展的指示意义》，《枣庄学院报》2008年第1期，第126页。

③ 《文化艺术志资料汇编》（第二十一辑），山东省文化历史志办公室、枣庄市文化局史志办公室编辑，张玉坤、张本忠主编，1990年版，第61页。

广元《台儿庄农民爱柳琴》介绍，当时的小戏班有：李广喜班、刘继先班、黄天全班、刘洗生班、褚庆喜班、张文斌班、侯金兴班、孙传科班。^①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运河沿岸的峰县、滕县大大小小的拉魂腔戏班发展到历史上的高峰，数量达到三四十个，艺人的创造力也被大大地激发起来，孙殿文创造了旦角的连板起，孙大武创造了生角的连板起，厉仁清、孙广友创造了大八板、小八板，等等。许多历史上有名的艺人也都在这一时期造就，孙殿文的旦角煊赫一时；卜端品的鸭子丑名声大震；小红袄小喇叭卜玉萍的坤角勾人魂魄；马学诚、孙玉堂的唱功委婉动听。当时民间流传着关于他们的谚语，诸如“大中二中唱得好，不如大财（孙殿文）三扭腰”、“金妮银妮卜二迷（卜端品），檀山后的钟文银”、“卜端品腿上拴铃铛，走到东庄响西庄”、“听说大中（岳德才）进村来，男女看戏挤掉鞋”等。^②

运河除了保障漕运外，还在贸易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各地客商通过运河辗转贸易，这使得运河沿岸的外来流动人口数量往往超过当地居民人口，因此，运河同时又是一个人口流动的交通大动脉，是历史上旅游文化的诞生地。卓凯、胡慧春《论运河文化的历史功绩》曰：“清代嘉庆十一年，人口的地域分布列于全国前四位的江苏、浙江、安徽和山东四省，都是大运河的流经之区。排列其后的湖北、河南、江西、福建，则是运河的主要辐射区。”^③人口的增加为拉魂腔储备了大批的观众，消费的需

① 《文化艺术志资料汇编》（第二十一辑），山东省文化历史志办公室、枣庄市文化局史志办公室编辑，张玉坤、张本忠主编，1990年版，第80页。

② 吕传诚：《枣庄市柳琴戏班发展概况》，《文化艺术志资料汇编》（第二十一辑），山东省文化历史志办公室、枣庄市文化局史志办公室编辑，张玉坤、张本忠主编，1990年版，第62页。

③ 卓凯、胡慧春：《论运河文化的历史功绩》，《中国水运》2007年第5期，第19页。

要必然刺激生产的动力，李振启《运河渔火》写道：“除日常贸易外，台儿庄还于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和十八举行隆重的泰山庙会，于五月初三举行准提阁庙会，于五月十三举行新关帝庙会，届时方圆百里甚至沿运河上下千里之外的僧侣、香客、商贾纷至沓来，南腔北调，摩肩接踵；上市的竹木、牲畜、家具、农器、粮食、玩具、花卉、土特产品等交易频频；各类民间艺人说书卖唱玩杂耍，竞相献技，每会达10万之众，极一时之盛。”^① 虽然这里没有直接提到拉魂腔，但它作为古峰县的地方戏绝对不会错过这个机会。除了外来人员的流进外，拉魂腔艺人也借着运河流出。很多拉魂腔班社都是借着这条便利的运输通道坐着船沿河献艺，见镇表演，《柳琴戏志》记载，清末某个拉魂腔戏班坐船经过新沂县新安镇西河口，当地士绅闻讯上船，要求戏班唱一台《刘三姐赶会》，不唱不让走，班主推托不掉，便说“翁姑祭将，难织龙袍”，士绅不知所指，班主说如果没有此物，难以开锣，如果有此物，定当奉送戏曲一台。士绅情急之下找到当地饱学之士汪大爷，汪大爷一听，当即让戏班开戏，只见一个童子手捧一条大红纱裙交给班主，班主大惊，只好献戏一台。^② 肖民《植根沂蒙沃土的艺苑奇葩》记载：“由东路向南，沿运河至泗阳、灵璧、宿县、蚌埠、滁县一带的称为南路，吸收当地民歌小调、花鼓灯、赶车号子、妇女哭腔等，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易名为‘泗州戏’。”^③ 《柳琴戏志》记载：“1947至1949年，姚家班与新沂季良奎、季艳秋、李春生、王春怀等人合作，共20多人，到南京下关九家圩唱过三年拉魂腔。此外，还曾到上海大世界自

① 李振启：《运河渔火》，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页。

② 《柳琴戏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98页。

③ 肖民：《植根沂蒙沃土的艺苑奇葩》，《齐鲁戏曲春秋》，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页。

来水亭的一个戏园子里唱戏。南京解放第二天，戏班全体人员坐船回到新沂。”^①

素称“五省通衢”、“军事重镇”的苏北徐州在柳琴戏的历史上不容忽视，春秋战国时期，吴国的邗沟和魏国的鸿沟两运河相继开通以后，扼汴、泗二水汇合处的彭城（徐州），成为中原通往江淮流域的水运要地，到了元代，京杭大运河开通以后，这里又是江浙通往北京和直隶省的必经之地，交通形势和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在运河改道韩庄以前，徐州曾经是运河经过的鲁南、苏北地区最大的城市，即使运河改道了，它仍然是鲁南、苏北运河流域的一个影响最大的城市，同时，它也是苏、鲁、豫、皖拉魂腔流行地区的一个最大的中心城市，民国时期，许多知名的拉魂腔艺人和班社都曾到徐州演唱，据《柳琴戏志》介绍，民国三十五年（1946）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云集徐州地区的拉魂腔班社就有刘继先、张承远的同义班，赵崇喜的常胜班，王素琴的义和班，胡安仁的义和班，相瑞先的长春班，孙殿文的义和班等。这些班社经常演出于同兴戏院、群乐戏院、民众戏院、松林戏院、和平戏院等处，徐州四关每天有多达十台拉魂腔上演。安徽蚌埠的李宝琴、高九亭、霍桂霞、陈金凤，宿县的王宝霞、邵开银，凤阳的张怀山、邵玉华，山东临沂的李春生、邵瑞武、张金兰，滕县的卜端品、张子彬、宋玉春、刘长春，枣庄的乔德连、周桂香等历史上的柳琴戏名家等都曾到徐州献艺演出。徐州事实上已经成为拉魂腔演出的交流中心，能够在这个地方站住脚本身就意味着实力的强大。

当然，大运河除了给广大沿河区域人民带来福音外，也曾经给他们造成很大的伤害。嘉庆以后，吏治腐败，河工废弛，黄河频繁决口，造成运道梗阻。嘉庆六年（1801），黄河在丰县决

^① 《柳琴戏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37页。